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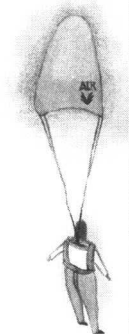
口袋

KOUDAI

许源 著



口袋



许源 著

——谨以此书献给贵州的激情岁月，并通过它聚拢失散的朋友。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口袋 / 许源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7

ISBN 7-80142-749-1

I. 口...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0653 号

口 袋

作 者: 许 源

出 版 人: 鲍立衍

发 行 人: 黄小牛

市场策划: 北京信义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共 田

封面设计: 李志伟

责任印制: 刘 禅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010-82883767, 82885151 转 383、369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749-1/I·332

定 价: 20.00 元

投稿热线: 010-82884315、82883767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法律顾问: 君佑律师事务所 王军 律师

电 话: 010-82330599

序

电话那头是敦厚的男中音，优雅而低沉，与记忆中的那张组合得很好的俊朗的脸一起传递给了我。这是癸未初春略带寒意的早晨，远在北京的许源突然来电嘱我为他的长篇小说作序，说是因为我了解他。这个许源，老是突突兀兀的。90年代初在京晤面后，一晃十多年了。之前他莫名其妙的南下过几回，除了一次是度蜜月，此外都像一头孤雁飞来飞去。

还是在1985年，我在青年报当文学编辑时，从一篇来稿中认识了许源。这个京华男孩写得一手好字，着实让我喜欢。他的小说《杰夫尼的梯子》花去了我一整版的篇幅。写的是一名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奖学金的中国进修生在美国大学，与同宿舍的一名蒙古血统查金汗人美国学生的友谊交往。名叫杰夫尼·麦金的大学生性格活泼，还有一种过度狂热的政治热情；他同其他学生不同的是虔诚信奉上帝，并把美国社会种种罪恶归结为不信上帝。最后他宁可被两名女友抛弃只身来到中国。作为许源的处女作，小说的文字干净而纯正。现在我重读那篇小说，仍被作者18年前追求的“精神”所感动，它虽然压抑、无奈，但追忆逝水年华，挥之不去的也还有一息尚存的暖流涌起。

此后，命运多舛的许源又几次抵沪，在朋友的餐厅打工；经我介绍住在同为文友的周显俊家那个小阁



楼里写作；为了生计我还约他为企业涂鸦报告文学……他血液里有种不安分的东西，一面是为了写作，一面是谋生，他还曾只身浪迹海南，并想策划去东欧经商。

阅历实为对苦难的鉴赏力。许源是那种吃苦头较多的人。前些年我几次赴京到过腊库胡同那低矮破旧的古屋里，领略到京畿重地“贫民”的生存状况。当苦头再度来临时，他已能微笑着规避苦难，事后并能微笑着说出各类苦头的细微差别。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无意间知道由于工作缘故我曾与顾工、顾城父子有过一段交往。顾城在上海陷入爱情时我听过他本人的倾述。80年代初，青年普遍热衷蒙眬诗。如北岛喜爱食指的“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一样，顾城的蒙眬小诗在我编发后同样得到上海青年的追捧。那迷惘的小花、孤楼的弃鸟成了传递思考一代信息的渠道。不幸的顾城殉诗后，许源在第一时间为我寄来顾城的印象文稿，给了我们朋友几许安慰，也给了上海校园诗人一些交代。

他又陆续为我写了介绍王朔的文字，有一次甚至把马建的长篇书稿复印寄来问我能否连载。我暗暗知道，那段时间他一直苦苦蕴酿着长篇的书稿。

如果回忆往事的时候只会重复着钦定的断语和无聊的喟叹，外加一点“这都过去了”的庆幸，那么我真不知道，这种回顾和只能进行这种回顾的民族将是何等的不堪？

许源这个长篇只作过浏览，未能认真研究，但我作为一名老知青是经历过那种境遇的。在宣传、策划与严肃评论混而不分的今天，我希望人们能从许源编织的故事里，认识到青春的无价，除了苦涩，它是可以回味一生的资



源，那种由激情造就的喜剧性境地魅力无穷。当时他们的边缘化存在是幸运的，城市远不如那里色彩缤纷，那些富于激情的年轻人中必定会走出几个出色的人物。

小说展现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落户在黔贵山沟的一群都市青年的人生悲情和爱欲。天涯沦落的邂逅，永无结果的恋情和失落的人生……笔端活生生地展现出各种人物现实的寂寞、空虚和灵肉苦痛。作品在虚构与真实、严肃与通俗之间越界而行。我们可以体味如同卡夫卡描述的那种非理性色彩的景况，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漫衍其中。

作为当年贵州三线一家企业的钳工，许源能在扬起的历史风尘中，召回一个个上海女子。她们湿漉漉，灵秀而又温润。这些具有期待视野功能前知识的上海“爹姑娘”，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还没泯灭最廉价的美的教化，她们或许一定懂得在腰身、军裤宽窄间兜露迷人风情。她们用精微的细节征服了异地的男人。这些充满惆怅的精神游浪者把性欲和爱情一起埋藏在黔贵如海般的大山中，让那部恍若隔世的历史全部嵌进大山的褶皱里。

人类语言是复杂的精神和生理过程的一种成果。一股源源不绝的情绪、感情、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体动作的激流，总是在人的大脑和躯体里流动着。许源笔下透视的那个年代的同龄人被挤压到社会最底层，而又不甘沉沦，“生活欺骗了我们，我们也欺骗生活”，充斥着特殊岁月变声期的呐喊，是过去祈求未来的一种回音。一切会来的，都过去会去；一切已过去的，永不再来。让读者或许伤感的是风消雨歇，一切飘然而逝，“满目繁华何所依，绮罗散尽人独立”。人被抛到这个世界来，是要与之打交道的，有七情六欲，有欢欣、有苦痛、有希望；这种现身情态，



构成语言文字与存在之间的至情至性、至亲至近的关系。这种关系让作者的愿望开始实现，是在认识上、对把握描写对象上、表达上的艺术自信的质的飞跃。

任何读者都是作家想像、经验和认识所理解的一个普通人，读者与作品主题同时诞生。因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作家跟想像出来的幻影交往，才会生发最高的艺术。

帕斯说的，读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一个现实世界的寻梦者——许源，一定也更在乎谁在阅读他。

吴纪棣

2003年2月20日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大城市的人来了	\1
书记的儿子出现了	\4
孤独的第一次出游	\9
被跟踪者截住	\11
20岁时他们站在高处	\14
首都使他们自豪	\18
这也是一种传统	\21
女人与女人的对峙	\23
胸怀世界的烹饪大师	\26
在一个激情四射的局部	\30
周围的风景	\32
对独往独行者的观照	\35
有些人开始行动	\39
相貌出众的女人	\41

第二章

西班牙演奏者	\46
许多人愿为他扛刀	\49
他想知道自己的分量	\51
身为领导的模范家庭	\53
一次必要的打搅	\56
人人渴望拿起乐器	\59
潮湿的角落	\62
他向一个地方出发	\65
上帝没能把他留住	\67
向上级递交接管报告	\70

每个人的舞台	\73
异乡的第一个节日	\77
成为舞台的中心	\79
在领导家做客	\81
她来到单身汉们中间	\86

第三章

遭遇第一次打击	\90
她幸福地回了趟北京	\92
足球运动员和尼姑楼的观众	\96
姻缘的时机很简单	\100
别人希望看到这样	\104
还是得靠自己动手	\107
被晕眩击中的时刻	\112
初遇背叛	\114
流言袭来	\116
受辱后的悲壮	\120
厄运准时降临	\120
闺房式的战斗	\123

第四章

看似命运相关	\126
采取就近原则	\128
对同类的善意关怀	\130
在玩笑中出场	\133
激情初次受阻	\137
谁敢惦记书记的女儿	\139
把美女勾引上山	\142

过于迅速的性别整合	\146
勇者无畏	\149
故乡的召唤	\151
受到排斥的重归	\155

第五章

她们心里十分寂寞	\157
时刻准备决斗	\159
异乡的亲情	\162
她们不能轻易献身	\166
内心的力量	\169
尊严必须保卫	\171
决不退出一线	\174
爱情与考场	\177
群体性的挑逗观摩	\180
他拥抱了心中的城市	\184
让灵魂在外面流浪	\187
好运倾向于执着	\189

第六章

前线吃紧	\193
告别独身的旅程	\198
可以放大的独奏	\200
一支出行的乐队	\202
爱情在夜幕下发生	\205
献给青春的玫瑰	\210
良知是片轻轻的羽毛	\213
同乡的礼遇	\216

不断被往事惊醒	\219
当青春的火焰慢慢熄灭	\221
青春采集者的日常工作	\225
他终于准备结婚了	\228
婚姻有助于增长智力	\230

第七章

因为她的歌声,我们埋头苦干	\233
狩猎者的脚步	\236
他在黎明前死去	\239
柔软的撕裂	\241
最后的攻克	\245
有人对他的存在不满	\248
激情消失之后	\252
真实与幻觉之间	\254
主角空缺之后	\256
生活最终归于烟雾和气泡	\257
向废墟驻足 再转身离去	\261



• 第 1 章 •

大城市的人来了

春天，一个难得晴朗的日子，山沟里的这片红色砖房早早苏醒过来。从家属区的坡地向远望去，田野里的油菜花片片黄色，长满松林的山冈青翠碧绿，下面的寨子升起炊烟，牧童骑着水牛出现在小路上。

194 是个依山而建的工厂，全部建筑环绕着一个削平的山头，这微缩的城市呈一字长蛇式沿山脚修建，厂门口地势较高，厂区下面就是稻田和农舍。

人们在路口、车库、厂大门插上彩旗，前两天下过雨，把三角地前的空场冲洗得很干净。全厂上下为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准备了好几天，再过一会儿，人数最多的一批上海青工将要进厂。

临近中午，接人的车队从公路的拐弯处露出了头，领头的广播车正播放着进行曲。10 辆卡车依次朝厂区驶来，后面扬起一路烟尘。



男女老幼正站在各家门前，朝下眺望。等车队停住，这些人像想起了什么，一起向山下的三角地涌去。

花坛前已十分热闹，老职工都到齐了。各车间头目正拿着名单朝人群张望，上海青年正从车帮往下爬，广播车呼唤大家原地不动，等候各部门领导点名，然后由他们带领去宿舍。

新到的上海人站成满满一片，都是 20 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卸下的行李堆成了小山。人们朝姑娘们聚集的地方靠拢，要看看她们长得怎么样，当时就发现几个十分漂亮。她们的名字当天就家喻户晓，并将一直在人们口中传诵。

确定了各部门的人数，大家七手八脚拎上她们的行李，朝已被命名为“尼姑楼”的女宿舍走去。姑娘们各个箱笼充实，最多的一个有二十几件行李，好像连嫁妆都带来了。惊讶挂在人们脸上，把这些衣橱、米缸、澡盆、草包，连同它们尊贵的主人，送到新宿舍。

男青年没人理会，只好互相帮忙自己解决。他们被暂时安置在厂区后面的大仓库。他们有的穿着中山装，有的穿着大棉袄，稚嫩的脸庞还只是些孩子。一个背着把大吉他的青年表情忧郁的站在原地，就好像还没从这个场面中回过味来，呆呆地望着远处的野景。

孩子们围着他嬉笑，对他背着的这把吉他指指点点。有大胆的上去拨弄琴弦，轰地发出一声震响，孩子们吓得跑开了。

吉他青年站在空场上，望着将要在此度过一生的地方。红楼、石墙和倾斜的坡道，四周是青翠的松林，山峰层层叠叠，他闻到山野的风及命运的气息，不禁喉头发紧，眼睛湿润了。



厂团委书记刘梅刚从广播车下来，她带队从火车站一路呼喊欢迎口号将新战友迎接进厂。她发现了背吉他的青年，朝他喊道：“夏以时！”

夏以时回过头，很奇怪有人认识他。刘梅感到他的样子很可笑，凹陷的眼睛，头发很长。她从新学员名单上了解到每个人的名字和特长，对还在发愣的夏以时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欣赏，还怕看不够，现在应先到你的新居去看看。”

夏以时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刘梅说：“不但是你，今天进厂的所有人我都知道。我还知道你会弹吉他，团的关系已经转到我手里了。”

夏以时明白了，知道他是在和一位领导说话，进厂的第一天遇到一位姑娘，使他忘记了刚才的悲痛。“这个厂好大啊。”他说。

刘梅说：“山沟就是这样，比不了你们上海。”

夏以时说：“比上海有意思，这里是要呆一辈子的地方。”

刘梅一直在打量他：“你是安排在后面的仓库吧，让我送你过去。”

她拎起他的旅行袋，夏以时扛着铺盖卷和吉他，围着看热闹的孩子也一路跟着。通向厂区的小路两侧是山坡，山上长满粗壮挺拔的松树，新来的上海人感叹道：“想不到风景还不错，我还以为乱石遍地，怪树丛生呢。”

刘梅用讲解员的亲切语调说：“这是五十年代飞播造林种的树，已长这么大了，194 将被一片森林包围。”她正和这片新鲜的景致一起涌入刚来的上海人心里。

夏以时问：“你也是支援三线来的吗？”

刘梅迟疑了一下，说：“我们都是。我父母 1968 年来



到贵州，先到另外一个厂，那时这里才刚刚动工。”

夏以时猛地想起了什么，紧张地说：“听说了，你父亲是咱厂第一把手，你也是咱厂团委书记。我怎么竟敢让书记的女儿帮我拎东西？”

刘梅笑着说：“这可不像刚下车的上海人说的话。”

夏以时傻乎乎地问：“你们家有那么多书记，不会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吧？”

刘梅也顺着他回答：“等有时间，你可以向上级组织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伴着孩子们的哄闹，他们的笑声回荡在树林上，惊起一群飞鸟。两双年轻人的手拉扯着一个行李卷，团委书记刘梅和身背吉他的夏以时，沿着长满松树的小路，向大仓库走去。

书记的儿子出现了

蔡卓伦和书记的儿子来到上海人住的大仓库，夏以时正抱着吉他坐在箱子上调弦。书记的儿子长着大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下咱们可有人了。”蔡卓伦对急忙站起来的吉他手说：“这是书记的儿子刘格，咱们乐队的首席小提琴。”

夏以时脸上立刻春风卷过：“咱们这里有乐队？”他说说刚刚见到你姐姐，但把话咽了回去。

书记的儿子说：“凑合吧，刚从外边买了一套。”

蔡卓伦补充道：“五把小提琴，外加两把长号，两支单簧管。”

“那你应该叫刘格尼尼。”夏以时握住书记儿子的手激



动地说。

“什么刘格尼尼？”书记的儿子不明所以。

“就是帕格尼尼的本地转世，”夏以时说，“他是世界第一小提琴手，长着魔鬼般的手指，能拉出极复杂的乐章，不像来自人间。”

蔡卓伦捅捅刘格：“听说过。你忘了？上个星期他刚刚给你打了电话？”

刘格骂道：“全是他妈扯淡。”

夏以时说：“你真幽默，帕格尼尼死了快一百年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你成为他的继承人。”

一大帮上海青年围了过来，离乡的愁苦一下变作喜遇亲人。夹生的国语和过分的客套立即使大仓库里有了热度和生气。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如此靠近领导的儿子感到兴奋。

刘格和蔡卓伦被围在中间，手上夹着香烟，刘格对大家说：“忘了介绍了，这位是中央派来指导工作的，将在我们这儿呆上一阵子。”

上海人有点糊涂，蔡卓伦朝周围点点头，自我介绍道：“蔡卓伦，北京的。”

“北京！”精神紧绷的崔计划说，“我了解那里的情况，最好玩的是那里有马车！”

“还有，”脸不太平整的彭辉说，“他们冬天穿着棉裤，盘腿坐在炕头上，天天吃窝窝头。”

蔡卓伦正要辩解，一个叫大厨的高个说：“他们经常被赶到天安门去，载歌载舞，欢迎亚非拉的朋友。”

蔡卓伦只犹豫了一秒钟，感到有必要澄清事实，就把茶杯放到凳子上，拿出讲演的架势。他挺直身体说：“马车是一种传统，农民送菜非它不可。土炕的优点很多，随



着“五四运动”逐渐消亡了。到天安门跳舞，那是我们的光荣，我就亲眼见到齐奥塞斯库总统和海尔·塞拉西皇帝打我面前经过。”

“他们还下车和你握了握手，”刘格尼尼说，“那是毫无疑问的。”

上海青年一阵哄笑，蔡卓伦接道：“没错。我朝他们打了个手势，还说了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周围的人都伸长脖子看着他。

“不告诉你们。”说着蔡卓伦又端起茶杯。

刘格尼尼上来要按他的头，蔡卓伦使劲缩着脑袋，不让他得逞。

彭辉充满敬畏地说：“北京的大官特多，听说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一半是局长……”

“剩下的全是副局长。”刘格补充道。

“这还算好的。知道在站牌下等车的都是什么人吗？”蔡卓伦朝听众问道。

上海青年的脖子又伸长了。

“都是处长。”蔡卓伦啪地打死一只蚊子，然后朝大家翻翻眼睛。

上海青年又蒙了，互相传递吃惊的眼神。

“你再看那骑自行车的队伍，”蔡卓伦继续说，“他们还没算呢，这些人的身份会吓你一跳。”

一个叫吉永海的青年问：“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这和你们有关系吗？”蔡卓伦朝他扬起眉毛。

“随便问问。”

蔡卓伦端起茶杯，闭了一下眼睛，说：“刚才说到外国元首的车队朝哪儿开的？”

“中南海。”崔计划说。